

旷野里的火把

□郑艳琼

多年伏案工作，肩颈疾病越来越重。小城里推拿店几乎都被我光顾过了，最后锁定了冬梅的卜盲推拿店。我问她店名意思，她说随意起的。我在心底叫它小太阳推拿店，或者调侃“不盲推拿店”。

30岁的冬梅是个盲人，可又不像盲人。一米七多的个子，收拾得干净利落，精致典雅。长相甜美的冬梅喜欢穿旗袍、高跟鞋，如瀑黑发上的簪子流苏摇来晃去，或者白色毛毛小发夹仙气飘飘。假睫毛也贴得板板正正，我问她自己弄的？她说别人帮粘上去的。

她喜欢唱歌，录音棚录过几首歌，我听过，大有走演艺道路的潜质。冬梅还是省残疾人运动会门球项目的运动员，每年都要去省上集训两个月。冬梅爱笑，脸上从来都是笑意盈盈。我问她可曾有过工作上的苦闷，生活上的不如意，她说：“没有。客人舒服，我就很有成就感。”

10岁失明，父亲把她送到盲校，学了推拿手艺，如今已取得推拿高级资格证书。从学校出来，在医院、洗浴场、朋友的推拿店都打过工，后来自己开了这家店。别家生意好不好不清楚，冬梅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。客人再多，她都不糊弄，该做的步骤一个不少，该有的程序一样不落，同去的朋友等我做推拿时，冬梅便安排朋友泡个脚，中途去添几次水，细心嘱咐小心水烫。她给我推拿时，换了一次性床单、垫巾，把电热毯和艾灸仪都开着，这样冬夜也温暖如春。

冬梅记忆力很强。这次她说姐姐你瘦了。我大概快一年没来了，的确比以前瘦了一些。她说起我右肩肌肉比以前更厚了，共情我的财务工作不容易。

冬梅的听力也极敏锐。我才进门叫了声冬梅，她便认出我是谁，热情地给予回应。推拿正在进行时，忽然冬梅大声一句：“谁？”我才知道有人来。待来人走了，冬梅说，只要外面帘子一动，她就知道有人来了——而这种很细微的声音我是听不出来的。

冬梅有条不紊给我做着推拿，我给她讲起了国内首个盲人化妆师肖佳的故事。原本学美术的肖佳，16岁时失明，想死，瑜伽拯救了她。后来也学推拿，在老家开了间推拿店，爱写作的她投稿国内一本盲人刊物《有人》，认识同样是盲人的主编蔡聪。和蔡聪结婚后，她开始学化妆，如今已经做美妆师七年了。她想教会一万个盲人朋友化妆，去年还考取了潜水员证。肖佳说：“如果十年前的我看到了现在的我，一定会给我更大的动力。每个人都可以在旷野里举着火把。”

身体有恙时，心里有霾时，一通推拿下来，身体舒服，心里也被照亮了，一个是小太阳，一个举着火把，让人心生感慨：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，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。吾生而弱乎，或者天之诱我以至于强，未可知也。强弱是在不断变化中的，强者可能变弱者，弱者也可变强者。这世间，有人眼亮心盲，而有的人却眼盲心明，前者可能被生活掌控，后者也可以真正掌控生活。生命之光发乎于心。冬梅，在人生的旷野里举着火把。



把寻常日子过成光

□陈桂珍

三八妇女节，每年的这一天和往日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
清晨六点十分，在手机闹钟第一次响起时，我披衣起床，煮上小米粥，煎两个荷包蛋，氤氲的香气里，时光如窗台上半开未开的香雪兰花祥和、宁静。

步行去上班，河畔垂柳鼓着暗绿的芽苞，迎春花枝条已渗出隐隐绿意。早点铺的周姐远远扬起笑脸：“早啊妹子！”“早，周姐！”周姐在这里摆摊有十多年了，她见谁都乐呵呵地打招呼，几乎整条街的人都认得她的笑脸。虽已吃过早饭，我仍买下她递来的豆浆，接过豆浆时碰到她龟裂的手，粗粝的温暖让人想起老家晒谷场上被日光晒得暖烘烘的石板。

拐弯的街角有个小小的水果商店，房屋实在太小了，水果摊在屋门口摆了一长溜，苹果、香蕉、草莓……各色水果，五彩斑斓，新鲜诱人。女摊主三十岁上下，正在教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儿背《木兰辞》。稚嫩的童声在苹果柑橘的清香里流淌成潺潺的小溪流。她摊位上放着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，书页已经被翻得微微卷了起来。我不由得多注目了一瞬，心里莫名地涌起淡淡的喜悦。

午餐时，随手打开微信朋友圈，看着看着，禁不住微笑，邻居小李妹妹发了张凌晨人流汹涌的地铁站，配文尤其有意思：“凡俗的生活，谁不如此？意义就在每日的坚持里。”在妇产科当护士长的闺蜜则发了一段“医疗日记”：“3床产妇今天下午拆线，5床产妇今天出院。凌晨，为聋哑产妇接生，一个健康的男婴，产妇用手势语比划了个笑脸，开心！”一向喜欢拍照的她这次没有配图，估计是太忙了吧！开美甲店的红姐晒出了新作品，水晶甲面折射着彩虹，配了一句话：“做把美带到人间的天使！”红姐性格开朗，爱说爱笑，她有双“创造美”的手，做的美甲又漂亮又持久，价格还实惠，好多年轻女孩儿都成了她的回头客。年轻女孩们不知道，这个总画

着精致眼线、把乐观和美好带给大家的中年单亲妈妈，靠一个人打拼供着女儿读研。

傍晚的阳光漫过走廊时，办公楼保洁孙大姐正踮脚擦拭窗棂，沙沙的声音像春天的细雨。“擦完最后一块玻璃啦！”她朋友圈的照片里，霓虹将云朵染成粉色，倒映在明净的玻璃上，宛如夜幕颁发的勋章。

踩着暮色匆匆回家，路过菜市场照例要捎带点第二天的蔬菜瓜果。市场里一如既往地喧腾，卖鱼的刘婶在泡沫箱堆里教女儿算账：“三斤七两的鲤鱼，按一斤九块八算……”她沾着鱼鳞的手指在计算器上飞舞，一边还忘不了提醒给顾客称鱼的老公：“都是老主顾，秤要高高的！”

走进家属院，转角遇到送生鲜馄饨的小王：“陈姐，馄饨我就不送上楼啦，您捎回家！”我接过透明保鲜盒，一个个馄饨犹如一朵朵盛开的玫瑰花，小巧可爱。小王是全职妈妈，去年孩子上了幼儿园，为了接送孩子方便，没有出去找工作，自主创业，包了馄饨售卖。小王人实在，馄饨货真价实，生意很好，天天忙得不亦乐乎。

临睡前，朋友圈又跳出新动态。在产房工作的闺蜜终于发了图：一个红艳艳的新生儿脚印，一束金黄金黄的康乃馨。一行温暖到让人泪目的文字：欢迎你的到来，祝福每一个可爱的新生命。

夜已深，整座城市的窗渐次暗去，但我知道，此刻仍有无数双手在夜色中劳作：餐馆的大妈洗刷着成堆的碗筷，女列车长核对最后一遍时刻表，纺织厂女工的夜班刚刚开始……这些散落在人间烟火里的女性，她们的身影不会出现在头条新闻里，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编织着光的网络。

当黎明再次来临，我们仍将如常起身，在柴米油盐中续写属于平凡女性的史诗——生命不在于惊天动地，而在于把凡俗的每一天都过得有意思、有意义。那菜篮里的葱姜、接送孩子的背影、深夜守候夜归人的明灯……都是她们写给世界的温柔情书。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）

3000本驾照背后的“春风十里”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 王娟 实习生 赵博文

“女教练？能行吗？”很多学车的学员报名时看到教练墙上陆子颜的照片时，会产生一丝疑惑。他们不知道，面前的这位女教练“神通广大”，她用各种通关秘籍和心灵鸡汤，把春风十里带进了驾校的“咆哮”江湖，15年间里已帮助学员们拿到了3000多本驾照。

谁能想到如今49岁的泰安岱岳区驾校女教练陆子颜，当年也险些被教练嘴中“那个点”逼到退学。“我最初学车时教练一直强调看‘那个点’打方向，我都把眼睛瞪成斗鸡眼了也没找着‘那个点’！”陆教练自曝黑历史，“后来我发现，很多女学员都有类似困惑，因为男女思维有差异，我发现女人教女人可能更容易理解。”正是这段学车经历，让当时已经34岁的陆子颜改行成为一名驾校教练。

刚刚转行时，她的职业路没有那么顺利，遇到不少小插曲。“不少学员一看我是女教练，直接说能不能换个男的？”当时的陆子颜确实有点小失落，但她可没空解释，直接用实力说话呗。她的丈夫也是驾校教练，成了她的幕后军师：“老婆是个犟骨头，别人越不看好，她越要证明自己！”丈夫晚上陪她分析学员情况，连家里的孩子都学会了玩具车模拟倒库。坚持和努力很快得到了回报。越来越多的学员在她的指导下顺利拿到驾照，口碑也逐渐传开。

陆子颜的教学风格与传统的“严厉派”截然不同。她更注重与学员的沟通，善于从女性视角

观察问题，用特有的细腻和耐心理解学员需求。比如在教倒车入库时，会先把原理讲得通俗易懂，告诉学员为什么要看某个点，然后再一步步示范。这样大家不仅能记住操作步骤，还能理解背后的逻辑。她讲课时很像知心大姐贴心分享，女学员小李说，陆教练很会鼓励人，一点进步都会夸得“天花乱坠”：“我每次练车都像在参加自己的表彰大会，菜鸟瞬间变凤凰。”

“夸人”确实是陆子颜的独家秘笈，“很多女学员缺乏自信，尤其是犯错过时，很容易陷入自我怀疑。”为此，她独创了“错题夸夸疗法”。学员坡道起步八连熄时，她说咱这是给车子做心肺复苏；倒库压线六次时，她说你解锁了车库所有隐藏角落，在她的鼓励下，学员很快掌握了要领。

陆子颜在家爱好种菜，把训练场也装扮成“菜地”。丰收的蔬菜便是学员们的惊喜奖品。“练车有进步的，奖励一把新鲜菠菜！”这招儿对年纪大的女学员特别管用，毕竟谁能拒绝一把绿油油、还带着泥土香味的菠菜呢？训练场上不仅飘着轮胎摩擦的焦味，还时不时传来“今天练得好，薅点菠菜加个汤”的欢声笑语。

谈到未来，陆子颜打算继续升级自己的教学技能，帮更多学员顺利拿证，再比如开个女性专属课程，帮姐妹们轻松搞定学车时的心理障碍。

谁说温柔与力量不能兼得？这位把油门当琴键、给方向盘解密的女教练，用15年光阴证明，教育不是狮吼功比拼，而是让每个“菜鸟”坐进驾驶室时找到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。

山脚下的女人

□黄宗慈

来此之前，我以为每座山都一样，其实不一样的。

我们这里的山，有一种不修边幅的豪旷。远处是望不到尽头的群山绵延，近处是残叶未落尽的银杏树，以及高挂着果实的柿子树。这些树不知在这里多少年了，平和地用柔弱的身段拥抱岁月的洪荒，仿佛知道凋落萎缩并不能抹灭生存的意义。

山脚下有个小小的市集，短短的一两百米。沿街販售白果核桃，柿子拐枣，还有几家食肆，其实都是没有店面的路边摊。下山后，我在一间小店吃了午餐。

那店家由一对夫妻经营，丈夫身材高壮不苟言笑，带着冷肃的江湖气；那妻子长得却很秀气，年纪可能还小我几岁，有一张白皙干净的脸。我是先见到她，才决定走进这家店的。她一身花布衫，系着围裙，笑容明丽而真诚。看我在菜单前踌躇许久，猜测我从外地来，跟我介绍餐车上的特色小吃，说这是葱饼、这是肉夹馍、这是羊汤粉……声音轻轻柔柔很好听，没有要我多点的意见，只希望我吃饱。我点了肉夹馍与一种汤，吃到一半时，她端了一杯水到我面前。虽然只是一杯水，但我知道这是她的好意，一般小店没有这种服务的。

她问我从哪里来，我说重庆。她不知道重庆在哪里，说从没有离开过这里。她说话的时候带着令人喜爱的含蓄笑容。她说很喜欢这山脚，虽然城里热闹，钱攒得也多，但每次一进城，就想赶快回来。还是觉得这里好，车少人少不拥挤，日子可以过得随心。

她问我是来看银杏的吧？我说是。她说，上星期下了场雨，都谢了。她站着与我闲聊，聊得清浅而有礼，分寸拿捏得刚刚好。她的丈夫则默默地在一旁守着摊子。结账时，她有点担心我点太多，因为北方餐点的分量都颇大，问我是否吃得太饱？我说刚刚好，同时心诚地赞美汤与馍都好吃。我说她很漂亮，请她让我拍张相片。她应允。那照片里的她，微微地笑着。她外表漂亮，心地也漂亮，人们都说“相由心生”，这是真的。她的美，不在五官，而在于面目平和。我不禁想，一个长年生活在乡村的女人，如何保有这样慧秀的秉质？每一个人的内在都是被两种矛盾的力量支配，就像理性与感性。理性可以让人面目洁净，感性可以使人心地柔软。彼与此都必须相互节制与自持，如此才能平衡，才会和谐。而她的美，就在于和谐，自我的和谐，当然还有个体与环境的和谐。

她让我在看过山的美之后，再看到人的美。她让我明白，一个人就算不用到远方，也能静守着现下的安然。